

20世纪中国 茶工业的背影

贵州湄潭茶文化遗产价值追寻

主编 周开迅

(6-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电 报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世纪中国 茶工业的背影

贵州湄潭茶文化遗产价值追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湄潭县委员会 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德宏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茶工业的背影 : 贵州湄潭茶文化遗产价值追寻 / 政协湄潭县委员会编. — 潞西 :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80750-763-5

I . ① 2… II . ① 政… III . ① 茶—文化遗产—湄潭县—文集②茶—食品工业—经济发展—湄潭县—文集 IV . ① TS971-53 ② F426.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6014 号

书 名: 20世纪中国茶工业的背影: 贵州湄潭茶文化遗产价值追寻
作 者: 政协湄潭县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社 址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勇罕街1号
邮 编 678400
总编室电话 0692-2124877
电 子 邮 件 dmpress@163.com
印 刷 厂 昆明鹰达印刷有限公司

责 任 编 辑 王稼祥
责 任 校 对 赵 湘
封 面 设 计 张宪忠
发 行 部 电 话 0692-2112886
网 址 www.dmpress.cn

开 本 正16开
印 张 12.25
字 数 1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0-763-5/T · 18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
印 数 1-2000
定 价 58.00元

如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事宜。印刷厂联系电话: 0871-3646096



中国现代茶业的圣地

——写在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落户湄潭72周年之际/周开迅	001
----------------------------------	-----

价值追寻

我是来湄潭朝圣的/权启爱	006
湄潭开启了现代茶叶科学研究的先河/姚国坤	010
湄潭茶叶史话/张宪忠	013
打开陈列在乡间的茶文化博物馆/曹裕强	022
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历史文化价值研究/岳龙	032
茶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困境的湄潭样本/谢爱临 陈运洪	043
翻开历史尘封的茶文化记忆/王录生	049
文化眼光和历史眼光/曾祥铎	052
摸底 保护 完善/谢爱临	054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罗显扬	056
让文化产生应有的价值效应/莫荣桂	059
做好湄潭历史茶文化的宣传/王亚兰	061
要珍重历史，更要超越历史/龙明树	063
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湄潭茶产业发展/易勇	065
吹响贵州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集结号/龙佑铭	067
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张桂林	069
想到了老百姓关注的事情/姚钟伍	073
近现代工业的遗址/李良福	075
黔北旅游线上的一个新亮点/葛镇亚	076
贵州茶文化遗产：从旅游资源到旅游产品的转化/岳龙	078
贵州建立茶博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傅治淮	086





为建设中国湄潭生态博物馆而努力/吴建伟	092
全力支持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建设/刘超英	093
为贵州茶未来沏一壶永久的湄江茶/王旭烽	096

产业探究

山水湄潭，名茶故里/李魁寿	102
旗舰之路——破译湄潭引领贵州茶产业发展之谜/徐嘉民 陈大鹏 王文忠 应腾	105
不能忽略的贵州茶业资源优势——湄红工夫红茶/刘小华	119
在现代茶园中翻阅黔茶发展的史书/徐嘉民 赵君洁	112
湄潭茶文化：生态博物馆链式反应/沈仕卫	130
一个产茶大县的遗产开发自觉/陈曦	134

文化感悟

茶之梦/何士光	140
最茶乡：湄潭/孙状云 谢明	146
一生只等一壶茶/肖勤	150
茶意湄潭/岳龙	152
天香国色话佳茗/曹前军	157
湄江一曲试新茶，神州万代无价宝/傅治淮	163
与百岁茶界泰斗张天福谈往事/宋协和	172
举起文化的火把/周开迅	176

附录： 湄潭茶文物调查报告	179
----------------------------	-----

中国现代茶业的圣地

——写在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落户湄潭72周年之际

周开迅

一、历史的抉择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中国的大半壁江山已经陷落，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是时，举国上下，战火纷飞，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风雨飘摇中的国民政府作出了在重庆召开全国生产会议的决定。说到底，战争就是拼国力，就是拼经济、拼文化。好在日本也是一个穷国，国内资源匮乏，只能以战养战。很显然，国民政府召开战时全国生产会议，旨在发展经济，缓和民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关于在大后方西南地区发展茶叶生产的重大决策出台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在西南地区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实验茶场，以此为中心进行茶叶科学研究、试验示范与推广，促进和带动西南、乃至全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叶，毕竟是中国传统经济与出口的优势产品，发展茶叶生产，不仅可以辅助民生，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茶叶出口换取更多的枪支弹药来支持抗战。以“清、静、雅、和”为核心精神的茶叶，就这样与血腥的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与发现和培育她的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是年5月初，一个远在福建的年轻的茶叶专家张天福先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以茶界惟一代表的身份飞抵陪都重庆，出席全国生产会议。刚到重庆的张天福，日本鬼子就用密集的炮弹为他“接风”。幸而他所居住的房屋没有倒塌，躲过一劫。张天福拜访了他的老师中央实验所所长谢家声、副所长沈宗瀚先生之后，受农林部在西南地区为中央实验茶场选址之命匆匆踏上了旅途。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农林部领导特许张天福乘坐飞机选址。

张天福受命考察了四川、西康、云南、广西、贵州，历尽千辛万苦，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将中央实验茶场选定在距离重庆和贵州省城不远的贵州湄潭。

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不仅完成了农林部交办的任务，还形成了一个关于在西南地

区大力发展茶叶的后来在全国生产会议上引人注目并通过的提案。

《提案》开头分析了当时茶界的形势：

茶叶之于我国，为人民生计之所托，抑且为国家经济之所系。数十年来，因受新兴茶叶之竞争，益以生产方法之落后，经营之不善，致销路日蹙……由独霸世界茶叶市场，而降居输出之第四位，自神圣抗战以来，奄奄待毙之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更受严重之打击……是有亟待于开发西南之富源，关于茶叶之发展改进，尤以迅以妥慎确定整个计划，切实推行，以树百年大计。

查西南各省气候土质环境，除西康仅有东南及云南西北部少数雪线地带外，无不适于茶树之生长，中以四川产量为最多，年约20万担，云南约8万担，西康约8万担，黔、桂较少各约1万担……将来之发展，未可限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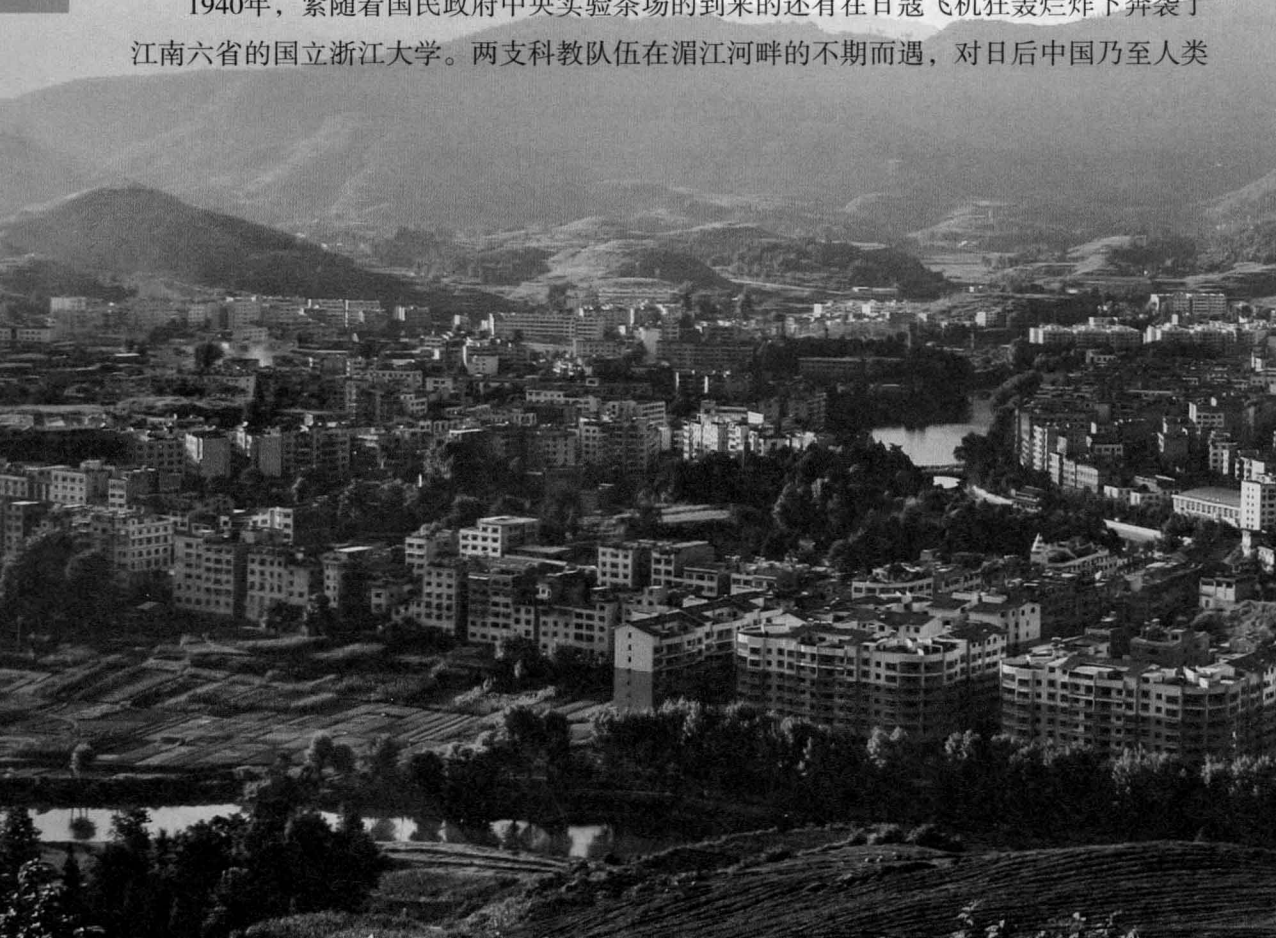
接下来，《提案》还提出“整理旧茶园，开辟新茶园”、“制造外销茶类”、“茶叶生产合作社”等多项具体可行的措施。

湄潭，就在这样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接纳了中央实验茶场，并担负起了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使命。由此，中国现代茶业的第一扇大门就在湄潭徐徐推开……

二、中央实验茶场与浙大携手茶叶科研与发展

历史注定要在《茶经》中就记述过的盛产茶叶的湄潭翻开新的一页，并赐予国人无与伦比的科学文化财富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1940年，紧随着国民政府中央实验茶场的到来的还有在日寇飞机狂轰烂炸下奔袭了江南六省的国立浙江大学。两支科教队伍在湄江河畔的不期而遇，对日后中国乃至人类



的茶叶、教育、科研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70年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振兴中华，请从“湄潭”始》的宏文。

除张天福因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派人来“抢夺”而去外，刘淦芝、李联标、徐国桢等堪称中国现代茶叶大师的一代茶人在湄潭开启了他们不同寻常的茶叶人生……他们在湄江河畔的万寿宫的桐油灯下，在象山茶园的风雨阳光中，取得了《中国近代害虫防治史》、《茶树育种问题上的研究》、《世界茶树害虫一览》等一系列重大茶叶科研成果，使湄潭成了战时全国的茶叶科研、试验示范中心，为推动茶叶经济、支持抗战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的贡献，湄潭因此成为中国现代茶业的发祥地，中央实验茶场所开辟的象山茶园也无疑地成为中国现代茶业第一园。

与此同时，中央实验茶场与浙大加强了科技与教育的广泛合作，刘淦芝场长兼浙大农学院的教授，浙大的专家学者介入茶叶的研究，可谓相濡以沫、相得益彰。中央实验茶场与贵州省教育厅联合创办了贵州省立实用职业学校，为贵州培养了100多名茶叶技术人才，为贵州现当代茶业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才保障。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贵州茶业的科技中坚力量，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茶人。

与之相邻，同在古朴、美丽的湄潭县城的浙大，也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学术影响的科研成果，并培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后来中国两院院士中就有50余位当时在湄的浙大师生，如诺奖获得者李政道，“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程开甲，全国政协副主席、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等等……

湄潭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茶业圣地和科学教育圣地。



茶山下的湄潭县城一角

三、非同寻常的人文情怀

一代人类精英因战乱，为国家、为民族的生存发展，为人类的科教事业，相遇在相对宁静的湄潭，不仅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作出了特殊的重大贡献，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经典的诗篇，展露他们在特殊时期非同寻常的人文情怀，同时，也让湄潭茶叶与大师们结下了特殊缘分。虽然，由现代杰出茶人们和湄潭人民培育的茶叶能够滋养一大批顶级学者的身心，是中国茶叶的大幸，更是湄潭茶叶无尚的荣光！

中央实验茶场《茶情》（1941年4月14日）载：“浙大教授罗宗洛参观制茶时对于‘龙井’垂涎三尺，结果由刘淦芝场长奉送数两喜笑颜开。战前，浙大教授们就爱饮家乡的龙井茶，殊不知国难学校西迁到宁静偏僻的湄潭小城，竟能品味到香醇耐泡的湄潭‘龙井’，怎不垂涎？”

《茶情》（1941年4月19日）载：“制茶忙，招待忙。自开始制茶以来，各界人士如浙大竺可桢、蔡邦华、李四光、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吴有训、吴耕民等教授来场参观者极众。他们对仿制的龙井茶，清香味美，备加赏识，谈笑风生，表扬赞颂。刘场长引领至各部参观，参观毕则以享以‘龙井’或‘玉露’，即得一瞥制茶情形，又得名茶润喉，无怪乎参观者之众矣！……浙大物种作物学班，昨日由孙逢吉教授带领学生十余人来场实习制茶。”“……加工制作在破旧狭小的万寿宫里进行，每到加工季节，一派热闹景象，因千百年来湄潭茶农从未制作过可供出口的优质红、绿茶，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当地官员和浙大师生也常来光顾。”

中央实验茶场《茶情》（1941年4月22日）载：“浙大杨教授守珍曾为本场分析茶叶之化学成分，今年又向本场索取新制茶叶数种代为分析，杨教授前任中农所技士，现任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系主任。浙大生物系助教姚女士对制茶极感兴趣，时常到场实习，昨天下午又来学制玉露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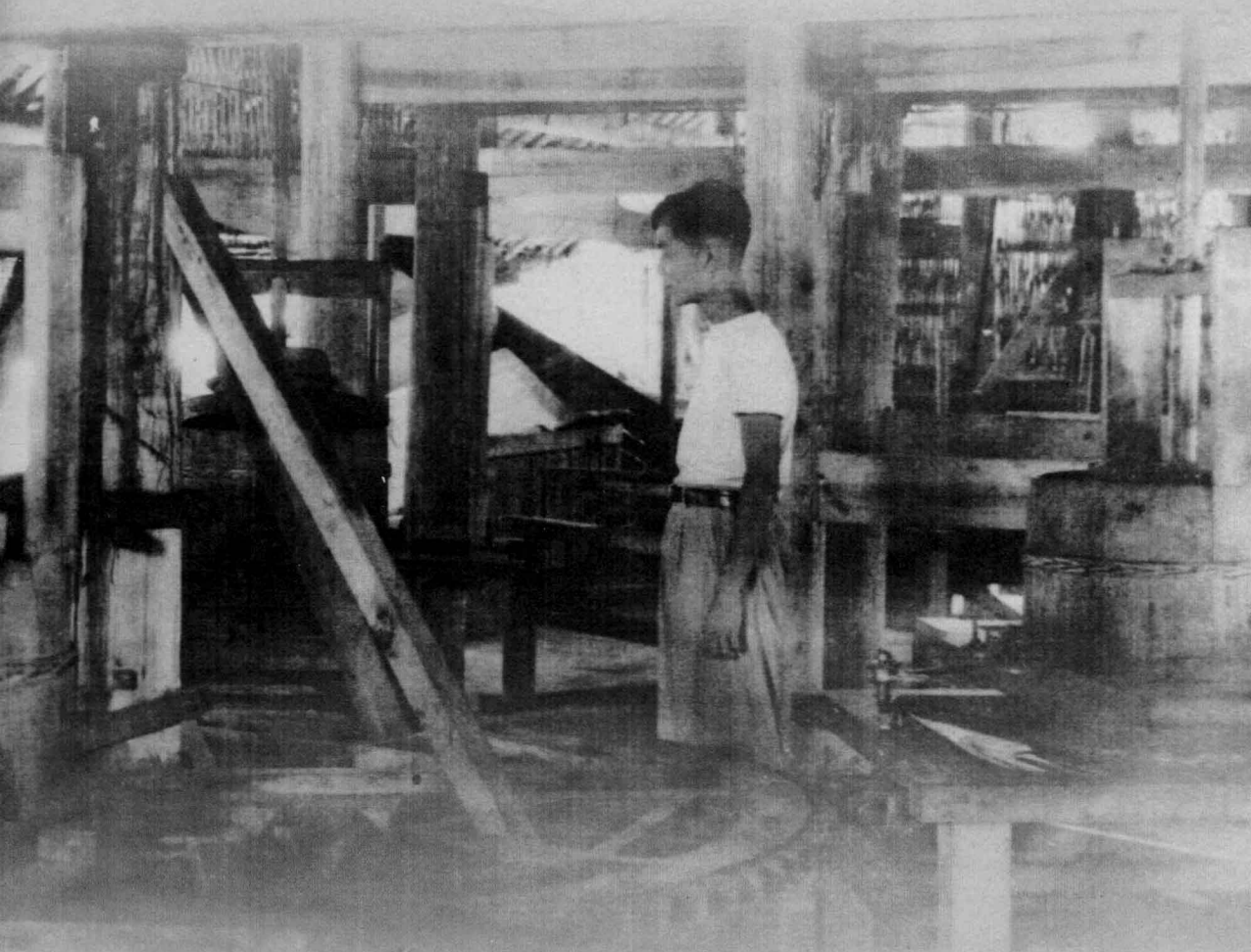
《茶情》（1941年4月26日）载：“为明了湄潭茶树之病害，特请浙大陈鸿逵、杨新美两位先生于4月15日至25日，来场调查茶青之病害，受病率达10.77%。”除博士陈鸿逵、副教授杨新美外，讲师葛起新及学生林世成、张书德也参加了茶青病害调查。

与此同时，中央实验茶场还聘请浙江大学教授陈鸿逵博士、梁庆椿博士、副教授杨新美、讲师葛起新、助教姚媛女士为中央实验茶场的科学顾问和质量监督员。

与此同时，刘淦芝、苏步青等教授还在课余、工余成立了“湄江吟社”，创作了200多首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和人文情怀的诗词，其中包括数十首堪称经典的茶诗，为中国茶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历史，总是在波浪中前行；文化，总是在传承中创新。如今的湄潭，带着中实验茶场的基因，受浙大西迁文化的影响，已在相对落后的贵州将茶业发展到了极致，成为贵州茶业第一县，并且将茶文化发扬光大，不断地给世人以惊喜。

价值追寻



20世纪60年代初，湄潭茶场畜力揉捻机（木制）车间情景

我是来湄潭朝圣的

权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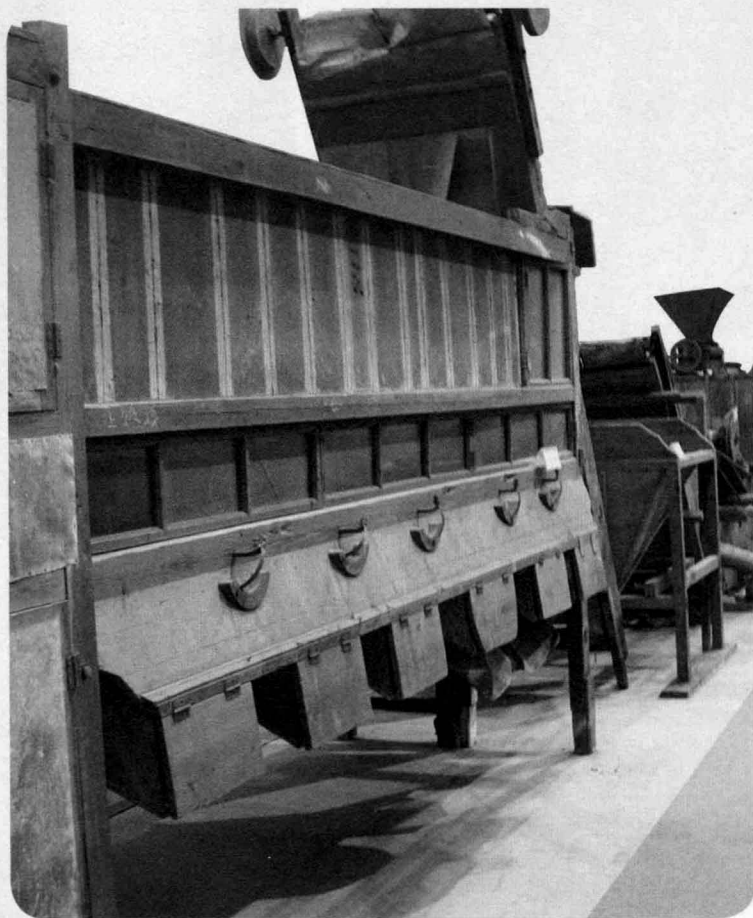
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权启爱，我和大家说的李（联标）先生一起工作二十几年。来到湄潭，我很感动，今天上午看了民国中央实验茶场旧址，我想讲这么几点。

第一，我对湄潭认识的启蒙。我是怎么开始认识湄潭的呢？60年代前期，我毕业于南京农学院农机分院，我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李联标先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同学）吴相淦教授对我说，你到茶叶研究所去工作，你去找找那里的李联标先生。我们在美国同时在康乃尔大学学习过，而且我们天天在一起打拳。我到了茶叶研究所，首先拜望了李联标先生，李联标先生当时刚刚从西藏考察回来，正在整理资料。我说我是南京农学院毕业的权启爱，吴相淦先生让我来拜望你。他非常的高兴，他说这样说来我们还是校友，因为南京农学院是从吉林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农科合并而成的。因此，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我和李先生在一起的谈话非常的投机。在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湄潭，他多次讲起过湄潭。刚才同志们都介绍了，湄潭是在我们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在那种战火纷飞、国家危亡的情况下，这些茶界的先辈们，包括文军西迁浙江大学的先辈们来到湄潭，在这里建立了中央实验茶场。中央实验茶场是老经济部中央实验所下属的茶场，中央实验所当时就相当于解放后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实验场建在这里，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生产了支援抗日战争的紧要物资——茶叶，卖了钱换取枪支弹药，而且取得了大批的科研成果。李先生的“茶树育种”和在美国所写的“茶多酚的研究”，都是根据他在湄潭所积累的资料而完成的。实际上茶树育种的研究和茶多酚研究的论文，在我们国家的文献里面，这些论文都应该是开了这方面这个领域研究的先河，对我们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过去灾难深重的中国，对于茶树的原产地，英国人和其他国家一些人认为茶树不一定原产于中国，说可能是印度，也可能是印度和中国的“两元论”和另外一些说法。而李联标和叶知水一起考察所提供的务川大茶树，为证明我们国家是（茶树）原产地提供了依据。这也是做了非常先导的工作，当然后来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但是他是走在最前面的。李先生在我们面前曾多次提到湄潭，他虽然参与了（福建）福安茶叶实验场的筹建，参加了湄潭实验站的筹建，以后又到了（福



建)崇安搞茶叶实验站的筹建。后来具体负责了解放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筹建。但是也许他对抗战年代国家危亡那种状况下的经历印象非常深,他对我们提得最多的还是湄潭中央实验茶场。我记得在1979年底1980年初,我在搞茶园耕作机具的研究,他来看我的拖拉机在茶园内的耕作,我们又谈起了这个地方。我知道他非常怀念这个地方,他当时就给我讲在这里生活,讲这里的各个教授,包括刘淦芝先生。最后一次他到湄潭来参加茶叶研究所的建所纪念,回去后因为公出受伤了,睡在家里。我们去看他,在看他的时候——大概是1984年下半年,他又给我们讲起了湄潭:“最近我带我的夫人去了湄潭,看了当时湄潭茶场我住的房子,看了当时儿子玩的地方,看了当时做实验的地方和发展的茶园。”他对此非常高兴非常满意,相当于完成了他一生最后一次到湄潭的考察,非常珍惜。不久后,1985年的1月29号,我们最后送别了他。由于李先生对湄潭怀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在一起在那儿工作,他又是我们年长一代的科学家,我们受了他的影响,所以对湄潭这个地方一直怀着比较崇敬的心情。所以我记得我2000年到这里来参加西部茶业论坛,那次张(其生)老师、冯绍隆、汪桓武老师,我们都碰到了,是不是周(开迅)主席去接的我,我记不清了,反正接我的同志对我非常客气。我

说你不要客气了,我来到湄潭这个地方是来朝圣的,因为这个地方是张天福、刘淦芝和我们非常崇敬的李联标先生在这儿工作过和开拓过茶叶事业的地方,这是一片圣土,在现代的中国,它也是一片茶业的圣土,结果周开迅主席把我这句话写到了他的书上,后来我看到了这本书才想起来原来我是说了这句话。一方面,因为我在老一辈的熏陶下,确实认为湄潭这个地方是一片圣土,是茶业的圣地;另一方面,这里的同志太客气了,太热情了,想推却一



20世纪40年代末湄潭茶场木制红茶生产线

下。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第二，湄潭茶文化的历史价值确实应引起茶界和政界的高度重视。因为民国时期的中央实验茶场建在这里，我同意湄潭人的说法，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的融研究和生产为一体的机构，比我们早的实验茶场也有，但不是中央实验茶场。另外，今天我们看了，原来搞实验的地方，原来的茶园都还在这里，原来办公的万寿宫，和我们现在贵州省茶科所办公的这些地方都还在，就是我们李先生讲的，“我来到这里还可以看到我住的房子”，将来来到我们这里的人，不是来看高楼大厦，就是要看这些东西。还有那些机器，我一辈子搞茶叶机器的研究，我敢说，湄潭的机器，代表了我们国家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史。当然了，那里边有我们现代的一些机器，但我更注意的是50年代搞的那些木制的机器，反映了我们国家五六十年代最先进的水平。我拍到的都是那些烘笼、竹编、扒子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原生态的，现在的木工做不好，做出来也不是原来的东西了。文物是可以复制的，但复制的东西绝不是文物，我是这样看的。所以，它的历史价值是非常重大的，我希望把这些东西很好地保存下去。刚才讲要建一个博物馆，我觉得这里可以建一个非常好的茶文化博物馆。第一，这里有历史的遗址和文物，我在全国看过很多茶场，也看了一些老的茶场，能够有这一套五六十年代木制的全套机器，实属少见。我仅在江西的婺源看到过一套，但不全了。这里的红茶生产线是我看到过的全国最完整的。过去的手工工具，像揉捻机也是保存得非常好的，有了这些东西建博物馆才有内容，你可以进行筹划。没有这些东西你怎么来进行筹划？只有这样，博物馆建立以后，就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我们茶人学习先辈、继承先辈的一个最好的参观场所，确实可以叫来的人有东西可看，也会成为外人了解湄潭的一个窗口，可以推动湄潭茶产业的发展。湄潭茶产业的发展已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通过这种推动，可以使湄潭的茶产业更上一层楼。再一个，从湄潭走出去的50多位“两院”院士，来这里的时候都要向湄潭下跪。这样一个博物馆建好之后，我相信，刘淦芝等茶叶先辈的子孙再到这儿来看的时候，对我们茶叶推向世界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来到这里，对我又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我又是一次朝圣，我将永远记住湄潭的这一切，激励着我以后（尽管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但在茶界还有一点活动）把自己所学的一点东西——在这里所学的东西、过去所学的东西，贡献给我们的茶叶事业。

（根据作者在纪念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落户贵州湄潭72周年暨茶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权启爱，中茶所研究员、教授）



20世纪60年代，
湄潭茶场永兴分场使
用的茶碾

湄潭开启了现代茶叶科学研究的先河

姚国坤

我叫姚国坤，1958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茶叶专业，现在有50多年了，我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工程部原主任权启爱一起工作。我进去的时候就是给李联标先生当助手。我同他工作23年，得到过他的很多教诲。我现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担任副秘书长，还在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担任副院长。我数次来到湄潭，还跟省里面的领导来过一次，所以对湄潭是有感情的。在我的印象中，湄潭是中国现在最有影响力的茶区，是茶人向往和朝拜的圣地，是茶历史文化之乡，是全国最早的国家级的茶叶科研机构的所在地。湄潭在我的脑子中浮现了很多很多的联想，这是我对湄潭认识的开始。

第二，湄潭曾经为中国茶叶科学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有中国第一个茶叶科学研究所，这里走出了一大批现代茶叶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这里的茶叶科研成果开启了现代茶叶科学研究的先河。这些，我们搞茶叶研究的人都是清清楚楚的，另外在抗战

的时候，国家国难当头，而在湄潭这个地方，可以静静的搞科研，而且搞出了大量的成果。那时候我们国家非常困难，抗日的钱从哪里来呀，湄潭生产出来的茶叶，占有重要的出口位置，所以湄潭在抗战方面又做出了比其他地方更大的贡献，这是我对湄潭茶叶科研方面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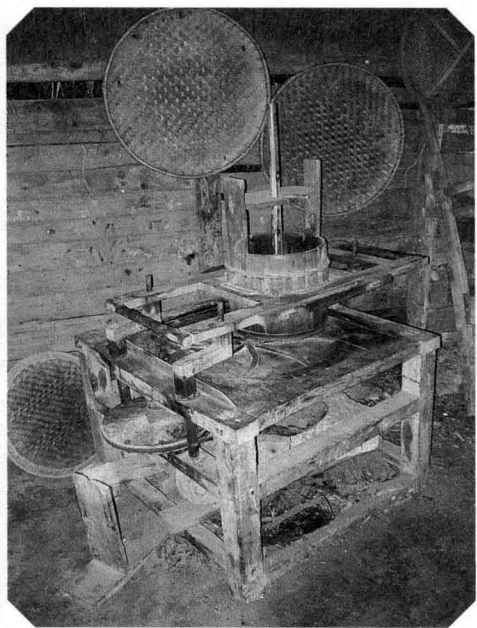
随阳山茶场至今还在使用的茶叶揉捻机（生产于20世纪60年代）

第三，我想谈一下湄潭茶文化生态公园建设。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挺好的，我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这几年跑了很多国家，茶叶生产到了一定时候，仅仅靠茶园的生产还是不够的。还要提升，就是要搞茶的生态、旅游、生产于一体，这方面我可以介绍一些，希望你们的领导去看看。在日本，我看过很多的茶旅游的生态的主题公园，至少看了两个。在马来西亚，前次同刘小华一起去的，那里搞得很好的，他们不仅仅是茶的生产，或者茶的重要内容，还把旅游结合起来了，那就提升了它的价值。在我们湄潭，很有条件，因为茶的历史文化的遗迹很多啊。比如在民国中央实验茶场立块碑，为它树碑立传，又有什么不好的？比如把苏步青品茶、吟诗作赋的地方作为一个景点，那又有什么不好的？你们已经起步了，湄潭这地方就是生态很好的嘛。要建设茶文化生态博物馆，根据我的看法：一要有文化展示区，融入独特文化，比如油茶，很有意思。二要有生产区给人看，湄潭翠芽很有名气，可以把生产过程展示给人看。三要有品尝区，自己可以制作，自己采茶，自己做，自己品尝，你问客人用湄潭的水配上湄潭的茶，感觉怎么样。四要有以茶为背景的一个大景观，看上去要像一个公园。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根据湄潭的情况，提议是不是申请一个“中国茶文化之乡”，把湄潭翠芽申请为“中国文化名茶”。如果要做这个工作，我还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担任副秘书长，这个工作由我负责的，我可以协助你们一下。第三，我觉得这里要立几块碑，要树碑立传。比如中央实验茶场前面立块碑，这个是中国第一实验茶场的遗址，前面是碑，后面是碑记。当然，还可以向上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

（根据会议发言录音整理，姚国坤，中茶所研究员、教授）



20世纪70年代前使用的红茶烘烤用具



云贵山丁家沟茶农使用的木制揉捻机



从夷州到巴蜀的一条古道——青龙关